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問答四

襍體

黠鼠對 雷禮

雷子遊精舍之西隅見童子捕黠鼠以鐵刺木甚慘愀然曰噫毒哉不亦太甚乎童子曰是穴困充飱粟幾罄矣然鼠亦唧唧聲若將訴然雷子曰鼠有言乎因命覔

鼠音者鞠之鼠俛首伏地對曰公其生我也夫天施地
成䧟函萬䉶穴者嚅棲者噣潛者吸植者嘅皆君子所
到心也令造物假我成形與粟食者彙是將以我為此
拘拘耳主人不列之樊籠哀食食焉雖欲守介不得坐
而待斃也如此種可泯則造物為虛孰若勿生者哉且
予晝伏不動畏主法惕惕伺夕竊之亦太倉一粒耳乃
重罪不良毀首碎骨豈天地枉梏我耶夫騈於拇者決
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公名仁人何其不相恤也

況於知鼠行矣不知世有甚焉者決性命之情公行掊竊其浮於鼠行多矣而公不譴之信遭哉觸木而斃雷予曰惜也夫鼠患天刑為世詬厲矧又為鼠所斥耶

名園對 雷禮

京師自昔多名園惟含春園最著居都城外西郊地闢爽通濠泉亭榭森列貯名卉奇石非民間所常有者要人貴客及仕於朝者時引類遊賞烹鮮擊肥舉杯酒相勸酬絲竹金革之音與童歌相雜無虛日予自嘉靖十

一年釋褐嘗至其地至今三十八年同萬錦衣相城池隨訪其地已為空畦惟蒼松數株僅存居旁有一白髮老叟因詢其顛末則對曰此園湮廢幾二十年矣初主人操熱柄力可亢此園貴客慕而遊之以故轂交蹄劇不絕及主人失勢子復驕侈不自殖轉盼間已為他人所據今又三易主矣某聞而歎曰浮雲易化冬葉晨霜彼競一生心力為他人置此園不亦愚乎老叟曰噫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予髮且種種矣見名園不下數百區

今皆鞠為蓁蕪然前人失之後人又從而效之不能祛
却塵纓非舉世皆愚而無一人省悟者乎豈惟是哉盖
達官皆名園也浩刼以來席寵矜華非筆牘所能盡方
其居髙握重力能禍福人舉一世而奔走之使趨其熱
者有如趨市望塵掃門忍恥受侮顔色少有不在媿畏
如鼠或躭逸謝客閽人守閑則必多方賄蒼頭以求一
面輙自慶幸固不徒名園麗景為人忻慕而已一旦上
干國法失其所據而齚舌鉗口巧為親媚者反為仇敵

并第宅已屬之他人獨非名園類耶惟孤介挺立之士如此松然不與春華爭姸一時及歷艱難險阻勵堅貞樹不朽事業不猶嚴冬大雪中百卉皆萎獨挺秀於其中者乎公既知所以戒名園亦知所以勵於操矣子聞而愕然流汗浹背退歸官邸書其對語志自省焉

聽秋答 陸之箕

西門陸子汝瞻自號聽秋居士客有過而疑之者曰竊聞五官既具維耳恖聰四時有聲奚秋可聽既非八音

之充諧徒爾四顧之蕭瑟亦何舍置其他而獨有取於是也豈南碭之緜水或即賨鈌於庭前抑廬阜之欒石每於醉後而揚扇蓋性各有在而自不能以忘於念耶吾固不能以知子矣居士莞爾而笑既乃仰而荅之曰客知秋之不可聽而不知我之獨聽乎秋也彼其激楚嚴節流徵變商聆之者中悅繹之者倦忘誠有如吾子之所云者矣然而律呂雖曰自至必假器而後成聲世無伶倫之竹人乏伯牙之琴則固未能易得而恒聞也

孰若悟至聲於物外會天籟於無心取之在我用不由人乃為自得而樂極其真也耶爾乃神司蓐收律中清商其氣則肅其風斯涼觸萬竅而可聽何金玉之琳瑯所謂越韶夏與咸池不徒取異於鄭衛者亦可以比方矣吾之於此或徘徊梧竹或徙倚軒楹或對月以杯酌或臨池以丹青或發孤詠於泉石或舒長嘯於山林盖吾心無時而不秋而秋聲亦無適而不會乎吾心也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奪吾之至情也耶客又不聞滿

堂燕笑有向隅之泣聞樂而悲由將亡之政蓋憂喜實在人心而物固不得而移我之聽也是故草木揺落山川寂寥履霜露之淒慘驚鴻鴈之哀號時既云宴我心實勞蓋不獨歐陽子乃有慨於斯矣宋玉深悲於在遠潘岳感興於歲遒杜老墮淚於叢菊曹瞞酹酒於江流子瞻夢鶴於赤壁仲宣作賦於登樓禹錫戀月於楚望李白愴猸於扁舟走誠不能堪數子之遭遇獨爾閒聽吾之清秋長白山人聞而喜之乃為其言如右名之曰

聽秋答云爾

山村問答

黄　鄉

松居子西游太行过徑歷覽至華詞嶠少倦憩閭門題扁下嗟羡曰標之異書之道其有良乎一學究曰爰有長者克昌於辭讓焉我衆朴將師之松居子曰稱賢不先辭說殆有大於是乎學究忻然對曰長吾村之賢人也他日灌叢有鴆鵶啄鳥適鶻西來奮距振喙攻鵶長則引袖麾鶻厲色震聲曰鶻何悖何忍耶兩鳥嗝嗝向之鳴

咽如訴則叱之曰鵝必之食汝欲立俟斃乎馳不視他日之市遇隣以粟易貓蚩之曰夙惡是肉食之爲暴也曰吾宇舊燕巢乳雛雛𤠣習飛鼠狡夜緣罳攀桷破壘害雛燕雌雄哀鳴急吾取火視之鼠捷下施施歸穴吾無若何故欲畜是武除惡者耳長村者㲉然曰惡有是巳迺啞然曰吾得其術矣將令有燕之家夜慎防勿渴寐其免夫吾黨悦若茲率將更村曰仁可乎松居子竦然詰曰汝與渠爲德乎爲怨乎爲譽乎爲哂乎人性不相遠

也孰有稱厥拂人之性耶學究曰否吾見其仁不可及也松居子曰爾誤名仁不幾乎裀不可言乎以吾擬倫殆慈氏之流乎學究喜曰慈氏之宗福田之寓夫人之求之也甚於食飲吾得從矣松居子曰吾聞福之理玄矣子未之思乎言之易也夫澤布於人力庇於人不失其正而無諆期之者可也譬之怨於鸇而謂有德於爵怨於獺而謂有德於魚乎感者怨者孰多少無已則鳥或效鸇獸或效獺非教之乎非危道乎詩曰誠不以富

亦秖以冄其斯之謂乎學究色阻緬思復曰長吾村者非此之安也量廣性静厭喧祛煩且將以頤壽也松居子曰是則可矣葆真息慮弗揺弗猾一氣専其守百慼慎於外俯於水則深者澄仰於山則高者静吾慕修鍊之說而未之從事若斯人其殆不遠乎然欲充其静則滄海長谷羣於耕漁可也夫長一村尚亦云勞何使人夜夜為爇防鼠乎其不幸不仕耳學究奮然曰從吾長村者之道於從政乎何有政以静成者也觀諸從政或

汲汲湧湧嘵嘵原原上下如譁吾每少之松居子曰若褎爾之長似矣非以言政也夫仕也有録有任有法如子之説也任重可但已乎司法可姑避乎食禄可負乎言未既其長村者過服從甚都有睟其容松居子心計曰若斯偉然其人必不如若淺之乎譽之也因請為介將見之學究曰長固樂客劇談茲及嘌矣迨曙將謁公府焉其攺卜日以來遂别

山水問 顧治

主人游於惠泉之上甚樂也客曰山水其亦有古今哉曰有古者公而不私也則山水常客而我常主今者私而不公也則我常客而山水常主客曰何以知之曰我知之泉上也古之人有黄公歇者有陸子羽者兩人非私山水而有之徒以飲馬於澗品第於泉云耳至今人稱之曰黄公澗陸子泉也山水信有待人而名者豈非山水常為客而我常為主乎今之人則不然矣有一丘之勝從而據之有一壑之幽又從而據之有一亭從

而榜之曰其書也有一石從而刻之曰其立也彼固以為我有耳然更數十百年來不知凡幾易主幾易榜幾易刻矣而若丘若壑若亭若石雖嘗屢因其主以屢易其名而其本名卒未嘗易也過陸子泉則曰是其泉也不曰他子泉也涉黃公澗則曰是其澗也不曰他公澗也非不欲名苟非其人不以名也豈非山水常為主而我常為客乎無他故矣古人公之而今人私之也公則以我觀山水我有主道焉主能勝客故山水不得而主

之而為我之客私則以山水觀我我有客道焉客不能勝主故山水反得而客之而為我之主若黄公陸子兩主人者去矣今我與子游於斯飲於斯客也彼主山水者亦客耳今時某有者異時某有矣又異時又某有矣是彼我皆客也當誰主哉夫山水古有主而今無主雖謂其有古今可也彼之主有限而我之客無窮雖謂我為主亦可也客唯唯顧有紀也主人遂執筆紀之

紀客語 趙玉

客有懷科舉程度之文見者予難之曰安事此為士生熈世達則贊皇猷敷治化代天工立人紀商說周望窮則樹清節敦素履扇高風述聖典為仲武子陵烏在抽黄對白騈四儷六割裂經史剪截傳註殫英俊壯鋭之精鑠知仁聖義之性上之所求下之所舉舉天下士子於此焉出使之無真儒以經國無名將以定亂無巧工以創物無明醫以療疾無良史以紀事職此故也且糊名易書孰與玄纁聘幣棘闈鏁院孰與安車蒲輪版屋

席舍孰與臨軒前席是以儒日絀而經日晦矣奚庸詎
隨世好事此為哉客曰子真闇於經典不達變通夫三
五尚矣自周官賓興之舉不行而有漢之方正孝廉法
久滋獘而有魏晉之九品中正推舉冗濫而有隋之秀
才唐之詞賦至宋始全用經義取士我朝因之𪽛詞賦
之浮靡用策論之質實糊名則取唐之武舉程式則取
宋之安石惟采所長不嫌猥陋非此而出謂之倖進非
此而習謂之異途傳之萬世斯無弊矣如薛敬軒章楓

山羅整菴之理學穆玄菴崔後渠之經學何栢齋馬谿田之清節于肅愍王陽明之武略李空同何大復之文詞此數公皆發身科甲事業文章凌跨百代誠不可誣必欲從古子何遠茹毛飲血而嗜八珍五味耶予自知失言乃謝客退而掇摭其言以志吾過且舉贈今之習舉子業者

詰儒一　方弘靜

儒服者曰夫二氏之教未始異於儒也而泥者異之非

道之異也道一而已矣詰之曰吾以子之溺於二氏也將亦有異聞也而曰固與儒同乎儒之所不同於二氏者儒者言之詳矣子固所厭聞也無論焉吾聞之也服其服者誦其言誦其言者行其行子服儒之服也而誦二氏之言奚爲而不二氏之服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子以爲可去耶不可去者耶如果可去耶子奚不二氏之從也老子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子固所謂上士者矣子之服膺於二氏之道可謂勤矣金剛經

言五百年後善男子信誦其經者如來悉見是人若子者必為如來所見矣且二氏所謂勤而行之者將以生羽翰也將以注淨土也自有二氏以來彼羽翰而長生者安在耶曾有善男子從淨土來者耶如來且見子子見如來耶如來所為來迎者舍子孰迎耶夫七寶蓮苞三山瓊宇少有知者亦知其亡是耳設有之不難脫屣無子云逆猶可也廼若齋醮布施罔利倖福親見姦黠為羣誑誘癡愚不啻盜竊曾不以為非又從而為之嚆

矣耶使子而愚也吾弗知之矣子而智者也而何忍於異端之攻以誣斯世以天下惑也

詰儒二　方弘靜

儒者曰夫莊子非不知仁義禮樂之美也以為仁義禮樂者孔孟既丁寧言之復言之則贅矣有是哉其辭之遁也夫仁義禮樂之於人猶菽粟之不可去也夫既莫不飲食矣而朝饔焉夕飧焉不亦贅乎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未嘗不言道德也則道德亦贅矣儒者之左袒

於二氏也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者易之言也而老氏第易之為有無釋氏第易之為色空耳是未始不同也噫二氏者果於儒無異乎則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何也既以仁義禮樂之言為贅矣則道器之云者亦既言之矣易之為有無又易之為色空何其不厭贅也且夫二氏之說何可同也君子之道費而隱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至誠無息一言而盡皆實理也乃二氏之說歸於無歸於空云爾其為說足

以簧鼓索隱好異之流而不足以濟天下且胥而溺者也何可同也

詰儒三 方弘靜

儒者曰老莊孔孟同時也孔孟未嘗攻之而何世之學者諸諸然沸不少置也其憤世切矣夫君子之知言也惟其言之是非耳言而當也則邇言猶察之況往古之作世所好尚者乎言而非當也則速貧速朽猶以為非夫子之言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豈以未嘗非之而遂不

知其為非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當時聖王之道猶同倫同文足徵而信也可無言也孟子以為我無君比之禽獸楊氏者固老氏之流歟若莊生者寓言離辭適已自恣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太史公論之者蓋實錄矣其書未若楊墨之盈天下可無辨也安可以孔孟所未攻者為不可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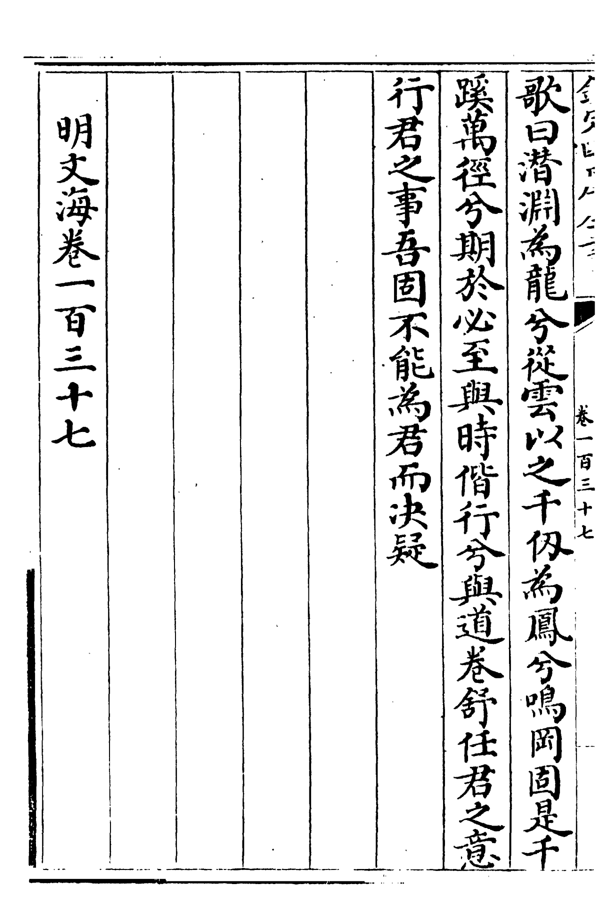
決疑　樊鵬

樊子辭家遊仕至於西秦竭忠陳力日無留事然心與

跡達居常不樂乃往見長安有道李禮先生曰余有隱疑願先生決之先生曰子非汝南樊大夫與曰然曰吾聞賢者隨世以樹名知者乗時而建績今君自致青雲並升治朝遭逢仁聖手握金印身珮玉珂束地千里職專按察忿怒則風雷生喜澤則陽春至萬夫遵令列郡受命上下孚信頌聲滿道夫快心展步立業成功此其時也夫亦何惑何疑何思何慮何有所不足乃色鬱鬱而不宣意夷猶而不怿無乃悖謬乎哉樊子曰夫虎豹

麋鹿去山林則蹶駭而反走騂騮綠耳羈金籠則蹼地而悲號其性異也故藾張口舌致顯貴鄣平刀筆居相位蕭朱結綬王貢彈冠不可說以山林之幽邃長沮桀溺偶而耕楚狂接輿歌鳳衰梅生挂冠嚴陵守釣不可語以廟堂之富貴是皆守有定執趨有定方鑿不可短續不可長規不可員矩不可方故亹亹然各畢志而成名也今僕則不然居無獨見之明行無一藝之成離群索居之不敢喔咿嚅唲之不能行藏隱顯莫吾知迷前

路而遐征喜怒哀樂攖吾情心搖搖而懸旌悅蹇蹇之為忠又悅煌煌之保躬悅琴瑟俎豆之為懿又悅文繡與簪纓願如白鷗之泛泛又如龍駒之昂昂如鳳凰翔千仞又如鳳鳥鳴高岡願江蘺以為衣秋蘭以為服又願海棠之爭春園葵之向陽心在江湖又在廟堂神遊八極不舍故鄉鑿之則短不鑿則長矩之則員規之則方此數者孰去孰從孰止孰行孰為大道孰為小逕孰可以定吾志孰可以堅吾性李禮先生再拜而謝且作



歌曰潜淵為龍兮從雲以之千仞為鳳兮鳴岡固是千蹊萬徑兮期於必至與時偕行兮與道卷舒任君之意行君之事吾固不能為君而決疑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七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問答五

雜體

客問　來知徳

僕以先父病末疾母患目疾晨昏定省侍養於家不樂仕進友人致書多疑之因作此代答雖文其辭然實有是問非如客難賓戲之假設其

說也

瞿唐來子隱於釜山書堂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某聞子久矣聞子冠道徳履仁義衣百家佩六藝知子已棲君子之林矣衆人慕之某竊為子不取也吾聞烏能鳴陽葵知傾日物且如此况於人乎是以哲士乘時達人䮄世方今皇猷丕赫王表煇昭羣衿獻瑋諸乂圜橋采蕙茝而兼畜乎蕭艾選干將而不遺乎鉛刀非倰僜而抱瑟豈濟渡而無舠苟可以存心於利物奚必於執璧而垂

貉子廼懸車城市擊壤衢皐騰𪃿飛於鸞漢羌紲迹於鶡蒿洵㧃鰩而戰翼必滯惠而屯膏枕雕龍而削草怢荼蕎於碎硉吾將奠予兮參軌伊呂胡知今予兮駕言許巢來予曰子以我為隱矣夫隱者必有所為今生值明時以不見用為恥吾不為也客曰人之酬世非處則出榮春者蘭華秋者菊我知子之心矣方其采秀雲莊燔枯霧蕠刻羽引商吹金鼓玉高價蜺巔吣聲蟬谷狎花鳥傲墳素恁遠引於青岑非纓情於朱轂豈知闇者

斯章徹之必著乃若巖廊訪仄荃宰羅奇旭日鬲夫乾鵲條風轉於枯荑書將鶴載旌以鸞持束帛投園結軫填茨慶吾道之大行感人世之我知子廼整筋揮翮仰首伸眉披蔾岫出岙逵盼鴗衢而揚袂排鳳闕以論思知子有南山之徑慮子有北山之移來子啞而笑曰非徑也是迂也夫欲仕無路者故以山為路耳予濫科名仕則仕矣不求可期之榮於見在而徼未必之寵於方來歲遒齒載謂之何哉騃亦絶矣吾不為也客曰子知

夫古人乎漆園之放叔夜之簡王衍之談阮籍之懶酖
竹林嘯山阪稅冠履鮮襟袵幕天席地操觚挈醆爾其
齊舜豕比周猿逢糟荷鍤逕麯生涎俗士稱爲六逸詩
人名爲八仙坐俟夫九疇之斁叙罔顧乎兩曜之虧圓
恭敬消於脣吻名節剝於彈誕予之不仕復不沾於世
者意者其在此乎來子曰此自放而忘世者也予欲救
世吾不爲也客曰若有人焉遺情棄世絶埒脫屣紫籍
通名青冥輕舉爾其垂琳綬佩珵玦驂縢六驅列鈌調

世外之玄靈彈壺中之白雪青鳥縈音紅鸞擊節已而
明月初升雲璈方歇瞻桑海之幾遷回歲序於一瞥悲
荒丘惝古血乃若芝宮虵虬桂館龍驤吹水成醴叱石
飛羧真妃摻饋姹女技鷊招王喬以容與拉蕭史以相
羊既沈湎以言別指流水以成章歌曰流水兮東注美
人兮何處回首兮三素浮世兮朝暮乃若蔭慈雲滅甘
露謝四流弘六度秘授柰苑之旨洞開葱嶺之路爾其
不生作圓無象為家天地蘧廬形體蟲蝦見理即障篤

學愈差乃吼桐峯之虎垂長慶之蛇種雲門之樹澆南泉之花點洛浦之金衣洞山之麻烹明昭之銚飲趙州之茶早聞者難登彼岸劉醉者未窺津涯彼傾海入毛不撓魚鮪若施藤倚樹必痳窒㮴子之勃窣不出户庭不面官長孜孜而惟日不足者必居於此矣來子曰子愈言而愈遠矣此方外之術出於名教之外者也世皆若此三綱絶矣吾不為也客曰我真不知子矣遂避席而起拂衣而去來子曰居吾語女夫大德者不官中立

者戒倚是以君子無終日違仁大人以萬物為體不怦
怦於必行不硜硜於必止盖澡浴存乎吾身顯晦安於
所遇立德之基有常樹功之途不一苟入而可以事吾
親兮則啜水承歡苟出而可以事吾君兮則捐軀弗計
見輪出圓因桷施直遭坎則停乘流斯逝大行兮何所
欣窮居兮何所戚故移忠於家則敬同移孝於國則愛
同使人皆以不仕為是兮則龍逢非孝使人皆以仕為
是兮則曾參非忠彙征者何以誦其駿業嘉遯者何以

高其清風盖駿業者扶顛持危有迬世之績清風者起頑立懦有垂世之功是皆有裨於國家之教化者也可見事無定體惟義是適行無定轍惟道是崇故可以仕亦可以止仕止之間存乎修己子謂子夏不云乎無為小人女為君子若為小人何取青紫若為君子出亦可矣處亦可矣末學興而功利熾此言不聞於人之耳也久矣吾將尋孔顔之所樂析繭絲於此理愧榛楛之無成空劬勉而不已苟友于可以為政空言足以善俗則

塵霧之微怳或可以為山海之小補也獨非鳴陽向日之心乎子何過疑至此客曰我過矣我過矣而今而後始知江湖廊廟原為一體明道行道皆將淑人我過矣來子援筆作客問

隍災對　徐渭

萬歷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畢舍仰射殿角諸顛遂并焰以入舁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及

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徒哀而搠落之果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臥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收

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即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即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為哉人為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為而勢與

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為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為伯禽以牧為世子以火為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髪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

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令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為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决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葢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

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僇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

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為也非我不能為也彼亦不能為也我亦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通喪問答　郭造卿

郭卿曰今人尠讀禮讀者又喪諱也雖喪亦讀者寡矣蓋多於通喪之制疑矣林生問曰三年月三十有六矣乃喪二十七而裁之或以緦也功也期也而積之然猶逾二十七月者二矣其云大功減於期者月三小功減於大功者月四緦麻減於小功者月二三年亦爲宜之殺也二十七月者乃因緦功之殺之者與曰服之各爲其制也經也義也弗可損益者也既因緦功之殺而殺之胡置期之於三年者或曰夫禮爲可傳可繼也故品

節之謂禮或云古二十五月而禫者以月而易歲也謂二十七月而禫者亦以時而易歲也何如曰噫嘻其然吾於禮未之聞矣且再期者喪之中庸也有為而損之不亦漓乎其為道也哉然為禮之言者蓋尚有二家焉或云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言乎大祥之月而禫也復徙月而又月則樂是其禫也月三矣曰禮中月而禫者祥月之中禫也故禫曰是月徙月而禫云乎哉夫魯人朝祥暮歌孔子謂其踰月則善者徙月而樂之謂

也言越此則二十六月而非禫矣故卜遠日以祥而有旬則月踰者孔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之謂也經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加之月而禫是未之畢矣且樂之月也而可謂禫乎哉曰或云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十有七月者或因此而加之期與曰父在為母者故有練焉故有祥焉故有禫焉月加乎常之期而禫加於大祥者二為不得再期示乎其喪之未盡者然也彼父期而再有加

矣禫而三月也何居且父没則母喪亦如之又三月而禫也何居兹言十五月禫而止則二十五月禫而畢也明矣曰二十五月何謂之三年也曰禮云期之喪二年也再期之喪三年也二年謂之期矣再期其不三年乎哉曰十有二月而成歲如元日喪除夕而除及再期如之斯可矣而曰二年三年者何耶曰期者周也復其時也今歲某日喪矣嗣歲是日今歲之期也初期則再年矣三年亦若是也已曰期必後於始喪之日者何也曰

孝子之情無窮而限之以制三年之內前親死之日而祥焉則翌日其安忍之禮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再期而以年名之則三年矣曰何謂不實三年終也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矣易云古之喪服無數至書云考妣三載其服尚無制也三代始為之制然父在於母豈無三年之愛乎哉而以期斷者禮曰天地易四時變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其主於加隆者而倍之以再期蓋痛甚者其愈遲三年所以為

至痛極也若再期而又一期數其年之名四矣且母而期也於父之期也三父卒而母亦如之則父在母屈為已甚矣故禮曰聖人為之立中制節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是日而吉孝子其忍之哉故纖無不佩矣尚踰月則歌徙月則樂也然遂之則無窮是以禮必以為之防焉爾曰為父母而再期也引而之三月之五月之九月不亦可乎曰而言之何易也夫禮期之内哀之所發容體也聲音也言語也飲食也居處也衣服也蓋與

死爲鄰焉故禮曰期而練毁不滅性三年之喪哀痛未盡思慕未忘以是斷之者豈不以上而闕祖先之祭也下而止嗣續之傳也士則禮樂之廢也仕則國政之曠也夫今有不足於再期者豈皆賢者過之哉雖命之以三期蓋未有如古之三月者焉曰今之二十七月何也曰鄭玄之說始之也自漢至宋之天聖始從而定焉者令曲說合其數則違乎古也遠矣古二期謂之三年者如今之除夕而生踰年於元旦而終亦孰謂之非三年

乎哉喪之三年其凡也義則兩期盡之焉耳矣曾謂子亦終三年之月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耶曰然則今者何適矣曰小子識之吾則言先王之禮而已矣

寤言 顧憲成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卧有東里塾叟過訪予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予曰出而大展平生旋乾轉坤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寳山空手而回下局也堅卧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

揣相國意大半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予曰何叟曰竊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即天下交口而譁之逆之則危即天下引領而屬之是故趙蘭溪至于叢羣垢以死而後已猶得厚蒙恩恤沈四明至于十分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温諭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線索者耶吾願相

國出而轉移於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豐順也促莫如平湖餘姚逆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俟朝廷處分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氷炭而滿朝亦不復信閣部矣似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氷炭揆厥所由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而

內閣尼之耶而朝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碍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抑內閣碍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此不可不詳察也吏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為異同矣要之亦須為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正不出於阿奉權貴為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公不出於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之跡

也否則分宜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為愈耳況至今日平湖餘姚一綫之脉依希欲絶曽何氷炭之慮而慮内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内閣而但見内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為之一表正於其間也余又默然叟曰猶未也近者竊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勁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曽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而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為危言

危行輕於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爲蕩言蕩行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逺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而用中其庶幾矣足以息阿比之端絶喧囂之竇平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按其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髙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過之猶恐不能絶而況樹之幟而導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為工事事以調停為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

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而獨若華外不失名内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漠然不介於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為之一挽回於其間也於是予復隱几而卧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顧憲成

叟既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良久

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於芙蓉湖上相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有一大寃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曰寃何在予曰在皇上相國並駭異予曰先生勿詫也請以憲所親歴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臯具疏謝病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如何覆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皇上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著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試思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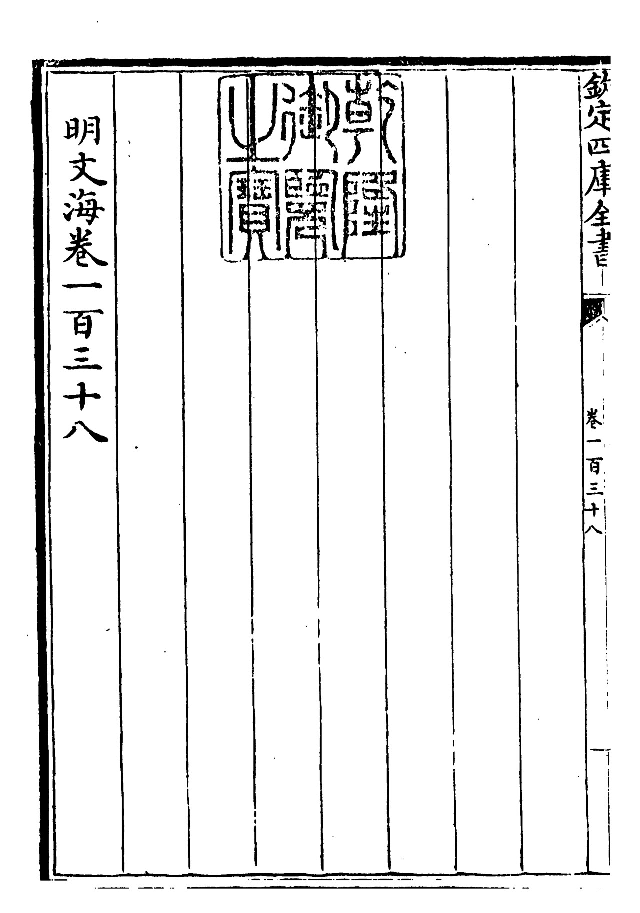
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名不肖謂曰近思之南皐委宜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諭題覆皇上竟報可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於堂翁心谷陳公擬升江念所光禄

寺少卿念所故受知於皇上中因山陵事罷歸數年矣
疏上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升光祿寺少卿九字吏垣
許少微見而異之持攜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
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鎮雲南已而為言官所摘復
聽歸由前而觀皇上胸中固自有念所也由後而觀皇
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推類具言之不可勝數盖皇
上之無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皇上科道不選歸
之皇上廢遺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寃耶且閭閻匹

夫匹婦之冤則有司為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為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為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皇上者矣於是皇上下公卿為之昭雪其控愬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皇上之冤獨有內閣能為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腹心語也竊嘗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於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

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於寛大也事寛大之主寧不易於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導難以其不足於英明也我皇上英明寛大合而為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寃也凡為臣子孰無動心何况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帝衷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乎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寃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至再至

三不覺放聲大哭一室大驚共起而呼予頃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中之同然者今茲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丁緯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文一

雜體

毀曹操廟文 唐肅

操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

皆愚或知毁而不能毁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毁而不能毁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毁而不能毁非愚也可毁而不毁者誠愚也中屠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為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於俗不惑於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恱也得非偉歟嗚呼操之鬼遠矣雖毁之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為亦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却巧文 王逵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適泠風颯然月綻雲析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欻莅吾席折折步搖灩灩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以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戇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覸覸忞忞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不異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

不師詭遇祇業專攻朱塗噂喈罷言滋豐技夸罔蜮計
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託根䰟柯名曰宛童憚不
曲合焉致斯崇路欺握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外
融憎陋忻嫭人心攸同聾俗簧世譎行迂蹤季子由是
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亦聞歟刓乎妙奪工倕紆行曲
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沲薇露
戲梵玉䊸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啓喙成訟轉趾徵疵予
予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搥荷天拔地斷蛇

剸犀藻葩綴縟陟降馳驅氣劘屈子曰短相如諸侯見搆豪族爭儲臺譽可喜臺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令予讓吃赭顏沈吟揞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吾今告汝汝應諦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速狂狸吾將錫子語穽巧子嘲譏納子之黠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駕馬安步麒麟踞躅各有攸得奚懈奚懪良玉渾然烏事刻琢焉安善宜倪寬樸學寧為拙傷毋為巧詠技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

手拏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栖險竿躬
星遊弩蔿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
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往猷方枘圓鑿事
恒弗投毀方瓦合愦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仇幺麽
之技自矜寡儔胡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令絳宫弗懲玉
堂弗憂攻若敷澹厓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
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
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然强哭者雖疾不哀强歡者雖

笑不妍生龜脆筒顧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
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
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
警惕於是天孫超然冥遊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
星麗天萬里一碧
達自叙曰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亦
嘗擬之矣予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文井窺管見
豈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竊觀末世傷於巧亦

甚矣何又示人以乞巧予今反其作而却之或於世道稍有裨歟

瘞筆文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理其裝敗筆盈簏童子啓予盍畀水火予曰是予靡廩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忍諸發策而筮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埋焉為文以告之曰維爾初覲肆予髫童爾資鋒頴以發予蒙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佔畢語鍛詞鎔爾職輸

寫予意乃通曁予翺翔黌舍試藝澤宮孰使予揚眉吐
臆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刓樸抽工爾於是與有庸焉予
既陸沈世路濫迹章縫離奇偃蹇闒茸疎慵不靦予辱
周旋始終爾雖緘默竊隱予衷進不能使爾載直圖書
之府簪侍蓬萊之宮鋪張聖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
以勒鼎鐘退不能縱橫六藝之塲搜羅百氏之藂書窮
八法學贍三冬上規莊屈旁軋張鍾使爾驅雲霧而走
蛇龍徒使爾顛剥形禿挫頡銷鋒交疎几格迹謝磨礱

浮湛故紙顛倒篋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堈文破義伐異黨同漁獵管測邀譽市容脂言簧鼓賈進希逢使爾含毫茹羞濡首低傭此數者予曾不以是溷爾爾亦能諒予之幽悰惟是紬經繹史沂流尋宗摛辭摘句組繪雕蟲蘭堂桂館嘯月吟風徘徊景物陶寫心胸使爾疲於應命靡適不從是爾嘗力於予而予亦自信無負於管城公也筮告孔嘉含章有終月日維良往即爾封褚无咎以無譽予亦將括囊於山中

足責吳子文

吳鼎

彊圉大淵獻之歲嘉平之月除夕前二日吳子墜艇折足晝夜仰號七旬痛乃定定後五閱月乃離榻又五閱月乃杖藜自遭患至是期矣尚不良於行吳子拊膝嘆曰異哉余此足也古之人跣揭陶魚畝胝躬耕穿履踐雪躡蹻擔簦若是者吾足未經也今之人高門懸薄曰往趦趄造請逢迎徒步風趍若是者吾足未能也改歲多暇祥琴既闋避喧集野聊爾曳行欲一跌而弗振匪

三爵之沉冥彼險巇而弗蹈此優逸而留生意者多行非禮刻肌椎髓天降大罰以懲淫究邪抑斷朊決蹯全予首領塞馬非妖支離獲倖邪胡為宜瘳而久不瘳也足忽應聲責吳子曰足不負子子則負足多矣昔也仕不擇禄詘體小邑驅置風塵之下跪伏庸豎之側汙吾足一也既乃觸天綱墜危機嬰金木受榜笞汙吾足二也朝祥暮歌聖門所譏臨深履薄百世之師子皆弗念以及爝夷汙吾足三也子有三大負於足詬莫甚焉尚

何讓我以奔趨而怖我以險艱嘲前軌之永飾忘已迹之多愆且吾為子足多歷年矣進弗使升華陟要乘堅跨肥委蛇玉階侍從黼扆退弗使却影離塵高蹈遐放息響空虛流憩閒曠徒匍匐以學步昧筋力之日喪履坦途而未邁追逸駕其奚望縱此足之無玷亦何裨於貞亮孽匪神作禍不知創稱天引命詭情譎狂安得無咎哉安得無咎哉若夫步及奔馬而不免為僇者非闕足也珠玉無脛而含耀華匱者世所矚也故夏后偏枯

而稱聖樂正因傷而訓垂申徒遺形於子產無趾務學於仲尼跛卿霸晉膑子師齊相中山者膑脚之司馬代穰侯者折骼之范睢咸以俶儻光揚乎下體豈緣陋足借譽於豐軀顧慙媿美於數子何患見哂於跛夫

擬嘲孟嘉落帽文　吳𨽻

九月九日令節時良大司馬戎機稍暇宴會斯張集於龍山旂旆央央賓從如雲材彥翺翔稱詩展志合歡舉觴登降有節獻酬縱橫孟君既醉弗以德將落帽不知

儀度失常衆賔騰笑請舉罰觴先王創禮敬爲大綱賔主百拜終日無荒冠緌首服服乃身章夏收殷冔典制攸詳是以尼父有正其衣冠之訓詩人有攝以威儀之方相鼠垂譏賔筵示防側弁屢舞是曰不臧郤犨敖享甯惠徽亡冀缺慎恭臼季登揚蘧瑗敬上過闕趨蹡褻衣無陳右稱敬姜鍾儀南冠操土弗忘管寧皂帽終歲有常君今越禮甘酒慠狂請出童羖飲以兕觥

放雀文　趙時春

僕有以生絲紡綢承之以木蘧篨加一蝸蟧於機端而反屬之於木上曲而覆諸獲其生雀余哀夫察往而迷來貪賄以喪生者將不止於雀也故釋之而慰之以辭曰充二儀之間荒者纎者翔者潛者蠕而動者冲而休者踝而植者最含陰陽之類奚什百鉅萬於汝予視汝而巨巨之至者能吐納宇宙韜羅萬象而不窮也視汝而細細之極者能破秋毫匿飛塵而莫覺也故以大形役小形無形役大形大智役小智無智役大智計汝處

其中奚啻鳴沙之嘘埃哉是其役汝者多矣而汝又將有所役計汝之所役者無幾而汝役役矣宜其及乎此也汝以其當役者役物而吾又以所當役者役汝不獨大小之相形有役吾者夫吾之心固為汝所役矣吾知悲汝以彈丸之飫而忘其軀不知吾又以羽毛之觀而忌其萬物之鏡也吾之可悲不大於汝乎昔者桀紂以其威力役天下而不知返也故湯武役之秦皇以其富强役天下而不知返也故楚漢役之齊湣楚槐以其國

受役智伯范中行以其家受役是皆役之大者其餘有勢者役勢有財者役財之則以其身役舉天下莫能免者是以胥亂於下而不奠其所也悲夫天下之相役久矣而孰與濟之而今釋汝非為汝德姑免於役而已汝其識之勿復相役以相斃

祭蝦蟇石文 于謙

曰汝以頑然之石棄於道傍固無以異於凡物也故老相傳以謂昔人有欲取汝以為用者重不能致遂以為

神且因其形狀之似而命以蝦蟇之名固不雅矣然物不自靈因人而靈自是遂能作雲雨以利一方出影響以受祭祀物有神以憑之能為禍福理或然也且舁舉必待於婦人感應必俟乎血食未免喜好淫褻邀求祭祀神之聰明正直者固如是乎况今天久不雨汝享人血食受人祈禱或雖近而不及遠或冥然而無所感徒有害於生命徒狎近於婦人是則為物之妖而非謂神矣今遣本境牧民官再遺汝一祭仍曉以此義享祀以

後如甘雨施降遠近沾足則汝得以安居故處永享血食如一晝夜不雨將積薪以焚汝使汝之形滅體碎以絶妖妄吾言不虚汝宜聽受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甓焉縱橫尺有奇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葬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

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嗟乎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無不壞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潛閟玉匣珠襦一切亡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遘予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内復規規百年之外敝精竭神以蘄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

沈之亦可其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以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抔土以存哉予命童子瘞之故處而仍以觴酒豆肉為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為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為爾也者歔欷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

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九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

餘姚黄宗羲編

文二

雜體

輮騾文 王文禄

旃蒙恊洽之歲貞於孟陬之八日至止彭城登車攬轡見衆騾精神一騾憔悴問之執御曰駕輮之騾也其始也擇之精其既也養之厚其任也當其艱其價也重其

貿月夕星霄雪晨風晝其勞勩也亦已久矣予曰何不
易其駕轅乎曰轅車之主也駕轅騾之主也易以他騾
不敢服轅此騾蹄齧不肯棄轅寧待其斃而後已焉予
以日暮止宿闉扣厥情明發駕轅而起程也升高阜之
瓏刀後足以蹋撐下低側之坂先前足而縱横曲徑紆
其軌直途正其膺水坎𧿁其偶河渠細其行輈衡壓其
脊葙收賴其寧鐵輪奮擊其勢鑾鈴雜沓其聲亦甚疲
而涣汗若太息而長鳴予實憐之同車者顧而笑曰子

知轅騾之勞而不知夫人之勞亦有似於轅騾者乎且天地一車也參贊一轅也夫人一騾也是故惟渾惟元無車無轅騾曷從庢駕安用旃逮及開闢知識火煎車乎既造轅乎既堅騾乎既壯致遠周旋迢迢古道蕩蕩平原荒荒野店落落井廛南北之經數萬東西之緯幾千欲頻年之往返必是騾之駕轅子如憐之焉能負任於仔肩耶予曰否不然也轅必騾駕騾必駕轅特逸者可代而勞者可憐也客曰非駕騾之罪也騾之駕轅性

也不棄於他騾者分也寧斃而後已者志也予曰騾亦有妬心乎亦欲出死力以盡心乎亦寧為其尊而不為其卑乎客曰騾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即天之性天之性至靜也而生動以故天心好生生人咸抱用世之心若神禹之歷乘四載宣尼之環轍九州惟子之初生志在六合顧老之將至時無一休彼其駕轅之騾亦何足以為尤況茲引重致遠同乎乘馬服牛沂川生於是憮然曰予與子也三年一會春試千里方策梁輈每沿途

而跋涉恒去家而幽憂嘆騄駬駑駘之無別奈王良造父之未收志雖篤而莫展道不同而奚謀抱泛駕跅䟷之才豈懸金圖畫之求垂耳困鹽車而自慨俛首觸羈靮以增羞徒憑軾而大笑走飛塵以遐遊

辰陽廢五顯靈官牌祭土地文 萬士和

維嘉靖庚申時當歲除於天時人事有除舊更新之象具官某謹以羊豕酒醴敢昭告於土地之神曰今天下百司庶府必有土地之祠蓋以食土之毛治土之民官

亨和平人罔災害秋毫皆土神之力保祐隂騭於其間故后土社稷山川之祭莫非報土之德然各有分限惟土之功愈分愈細故土之祭無大無小皆得對越世俗有五顯靈官者義不經見意者此舉之始亦起於報土之德土之德無乎不在故合四方中央之五位而求之其無不顯且靈也此於義取報本未嘗不善愚夫陋俗訛以傳訛不曰靈官則曰五通凡人家有一草一木之怪淫邪鬼祟之妖悉誣神之所司遂使聰明正直之用

為巫覡誑惑之資其褻瀆神明雖智者猶或承襲其弊
職忝分守湖北初謁土祠見有五顯牌列正面土地牌
列座隅不勝驚恐以謂后土社稷山川之祭其大而有
爵土者得盡其誠百司庶府之祠其小而有職事者得
致其敬人之報土亦已竭矣乃復借名五顯此非所以
報神之大功而適以滋世之侮慢細民惑此不勝其愚
守臣而然誰執其咎職不敢瀆神明而大懼風俗之壞
謹以此文用申虔告乃徹舊牌一祛宿弊而専奉土祠

亦所以奉神也其有淫邪鬼祟假神位號誑惑民間者
神其速為發譴以保祐斯民神正其幽余正其明如書
之所謂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則所以助成我皇明之治
神之功其又可報耶

盟耳文 凌翰

婺女之野長山之陰有翁昂然投朝簪而甘心乎一壑
也既遁甘盤之荒逌由伯夷之隘屏玩好以不娛與聲
色而長謝榮名是辭寵利大戒爰有儔人肆言無忌低

聲密謀高談逞志口語津津垂涎竊視不貴勢之熏灼則文學之夤緣不婚媾之貨財則羣居之宴樂夫威福者張大之本名位者富貴之趨處之宜有道也今也悖入致貨染指怡怡寶藏溢室賭墅獻奇原田每每沃爾膏腴蓋廬老佛之居而歸其業收兩爭之利而黨其偏豪吏由其役使弱子困於笞鞭禍既延於桑梓殃乃降於衣冠此汙吾耳之一也夫作於前者榮以利則承於後者步其風辭章啓寵之階庠序干名之府役之以耳

目所親投之以家庭所欲求之既重舍之必輕所慕者名所捐者金有釁可入其市盈庭授者不以為慙受者不以為德揚於衆不掩其非聞於上則云其實蓋句讀未之有聞而冠衣偉然扇赫此汙吾耳之二也夫婚娶論財其道非古忘古逐今疇曰不可令也百金酬媒千金歸女勢如炙手爭趨競取傾家謀聘百拜百啟爾乃黃金釵花補胸緣裔雲縉霧縠如擲如棄笄珥纍纍胡然天帝壻乃下邑之蒸庶婦則上國之太君矧后飾所

未有亦王制所未聞是故男不及齓先問桃夭璚筵是肆珠履孔昭工無遺巧責其一室僮僕舉之則百其役此汙吾耳之三也夫矩矱正則大業修邉幅襮則惰行出爾乃終日靡靡所事杜康枯棊三百中夜未央歌兒舞女娥媌而靡曼者笑樂且狂苞苴之富帷薄之慙悖德慝禮乃健爾談習於積毀以從欲恥於引咎而省愆盖嘉言不啓其齒而謔浪歡呼懸河霏雪而至者皆吉士之所不堪此汙吾耳之四也嗟哉乎此流俗之大頹

也談經侶希營道無術諸相與謀匪甲則乙吾生初年如有楓山整潔峻厲纍無剩錢故激之以清而衆以清應堂又孔庭五七十人言不及利清議大行故聚之以寡而業以寡修禽獸肥腯修聘有規朱提是易以簡為師此吾耳目之所覩記而胡若是乎之貿貿也人之賢不肖自古而然故業之修墜情之招也鄉有高山峩峩在瞻倏乎爾陵毀而成川夫天之生才籍矣使斯人羣而聚謔以從淫必不然矣閩嶺十年故鄉改色聞儔人

言慨焉於邑灂之下流百尺其淵滙爲清波萬壑其源汲以盥吾耳而詈之曰耳哉耳哉爾胡然而聞是哉水哉水哉其能滌吾茲穢哉於是盥之而祝之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哲士有覺毋即慆淫田廬瓦礫金玉灰塵爾忍聞此盍聞爾以詩書之聲清哉洛爾水又盥而又祝之曰君子不患不能進而患進之不以道以利而入以害而出雖然不出他年口實爾忍聞此盍聞爾以道德之積清哉洛爾水又盥而祝之曰夫婦人倫之大綱婚

約未終先啓其隙反目以居舅姑鮮得男老以鰥女夭以溺豈惟秦俗寔隳匪僻爾忍聞此盍聞爾以禮教之碩清哉咨爾水又盟而又祝之曰業荒於嬉行毁於隨蠢然天地之一蠹所患乎飽食而逸居大耋之嗟日昃之離知乎不知爾忍聞此盍聞爾以無逸之書小究之詩清哉咨爾水

讓陸大夫文　屠應峻

天子熙寧海内晏然無非意之儆興禮飭樂綏和神人

乃肇建七廟紹隆古之上儀垂範罔極復繕治諸宮室
臺死示後世無所加也惟時詔二三文武大臣經理諸
務司空紀財百工協叙於是武大臣侯勛論奏工曹主
事瑞杖工官其死下詔獄雜治陸大夫幼淳時為繕部
郎中上疏曰臣時雍言臣聞為人臣者毋曲言毋遂事
宣和協誠靖共厥位否則有刑所以杜不軌懲壅蔽也
乃主事瑞素未與工官某接何得輒杖以死武定侯勛
習怨瑞輒誣按且弗集諸經理臣擅署名進御所欺罔

誑上大不敬請逮治臣時雍病瞶不任事請罷謹昧死言詔下御史臺御史臺奏郎中時雍先事規禍宜併案乃謫陸大夫提舉廣東鹽司諸公卿以下覿大夫者率咄咄為大夫頌柱史應峻見讓之曰嗟乎陸大夫來若有罪吾數以責爾若聽毋怠夫有國家者厚府藏儲錢穀豈有他哉將以建事而快意也今天子創立鴻業鳩營駿功是故其用財宜若建瓴之下焉民趨之若涌泉之赴焉雷震響馳猋舉雲集而後不日之程可稽也迺大

夫蹦蹦細廉底勤夙夜計徒經物出納辨等其視公府之積也若私資焉瑣慮繁度而弗忍釋也衆庶懐怨豪强切齒下不以為恩而上不以為便是大夫輕重易揆罪一宫室迤邐輪宇炳奕金壁之光垂垂燭地聞者愉耳觀者逸目其幸就而見之以為神仙之宅帝天之庭莫不大喜崩角恍怡而歸而大夫稱首功乃獨俯而戚曰是國用之所鱗集民力之所輻輳也是大夫欣戚佚情罪二諸工肇般大賚駢及上自徹侯公卿下逮攻工

胥史無不蒙被渥澤命筵授几左持醴肴右擁金綺横視揚揚以為受恩逾量萬世無極而大夫中坐悒悒復咄咄曰臣等以奔走微勞引繩督墨因力就技歳廩大官日厘勞悶終始一工而旬日蒙恩者以十數彼邉塞之士披堅秉鋭身暴露於野幸尺寸之功以希旦夕之賞文吏簿稽軍庸弗録賞之弗洽臣實恥之是大夫矯節以抗衆罪三臣子之於君父見其愛亦愛焉惡亦惡焉是故莅官者遇下則視遇等則議遇上則俯遇君之

所幸則傴僂而走耳武定侯勛天子之所尊重海内所共知也其寵靈之所憑藉勲伐之所鎮撼將何有於大夫而大夫違君之愛渝士之分干國之紀以議宗臣捋虎鬚而侮之靡不及矣是大夫不量力而干上罪四夫人臣勤勞終其身冒一罪猶足以死而大夫叢譽積釁蒙誤恩遷海外竊以為大夫何幸也大夫往矣其急改行易操無蹈於初非無斤斤以鬻廉無戢戢以貿直曠惠以逮下戢節以媚上巽恭以悅衆浮沈以就俗則大

夫之謫自是且進矣不然子未知大夫之所視駕也於是陸大夫起曰謹謝子予行矣吾聞之喘矢之絲不可以紉衣蓬虆之士不可以駕車人固各有志也子往矣子無嘵嘵以污我遂登車不顧而去

慕刻大藏唱導文　瞿汝稷

世之誕佛者皆比於范縝之神滅者也而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即心也即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參贊化育者也是豈

形之所及也惟聖人為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亡特不知其即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狥於形於是遺範圍天地之廣大而自狹棄曲成萬物之微妙而自穢終日役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愍焉故諭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復慮人之自畫而高遠之謂非己所及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堯之所以堯窮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溯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哉形有

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縝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藉如縝言操則存者形存歟舍則亡者形亡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百骸九竅六臟誰為然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夢說築巖豈目所矚處令而憶昔在吳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縝亦不思甚矣履帝武敏而生棄杜伯闞弓伯有為厲墳典所載未易悉舉是皆迦文之所倡乎故縝之言形即神也

形滅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君子之所棄也是使人重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何以言之謂形即神則舍形無我舍形無我則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禮義維之是强也是外鑠也神不滅而謂滅則堯桀均盡顏蹠均生均生則縱佚者自適均盡則好修者徒勞於是示之以餘慶戒之以百殃則見以為茫昧而難徵也揭之以仁義則以為仁義攖人心揭之以性善則以為性惡則以為善惡混幾何其能信之於是聿皇得喪徽纆

貪毒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沉淪昏衢莫能自出旋復流浪為若無已如來智入三世圓應衆機五時説法海墨不可勝紀其流入震旦者纔海墨之一滴是為今一大藏其語報則徵之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知三世之報則堯桀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疑故下焉者得其説如惕於三世之報惡不俟懲而革善不俟勸而行矣上焉者得其説則妙契性善之真居仁由義若耳聽目視何有攖吾心哉是以聖賢之教得

如來而大暢惜哉縝之不講謂形滅神滅而誕佛也惟
如來之教能窮此神之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者無
盡大海之一漚耳元會運世者無盡時刼之一瞬耳語
其妙則無聲無臭此之空諦也精一執中此之尸波羅
蜜也一言演為無量義亘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墨
之是非黃老之祕密與百姓之雄辯一言蔽之而有餘
也佐堯而堯佐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護世
以之而護諸衆生帝釋以之而離愛梵天以之而勝慧

二乘以之而迴向真乘菩薩以之而證入妙覺四聖六凡無根不被故其言必至於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窮神故其要必歸於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盡而無餘矣是以世之興王莫不尊尚三藏之備備於貞觀五宗之盛炳燿於開寶興國於時傳經之僧往返西域至勅王公百辟送迎宿納出世示寂宸蹕時臨焉而語唐宋之治莫盛於此時乃若三武宣和之礪法則亦自礪其祚理亂之階實有深繫故我太祖太宗彌極紹隆太祖

既刻大藏於留都太宗復刻大藏於京師列聖纂緒底
今無替至於列代名卿宿儒或行峻一世或文雄百代
龍翰鳳雛之彥蘭薰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順真靈筏者
數之更僕未易終也考其人之操履事業皆彪炳史册
故未嘗以嗜此而壞世間法也或者謂當如淫聲美色
以遠之惟恐入於其中夫飽粱肉者必無求於粢糲服
縞紵者必無取於裋褐以裋褐而棄縞紵以粢糲而棄
粱肉雖愚者不為也使道德之藴不出於六藝性命之

微無過於諸儒則彼固皆含六藝之腴入諸儒之室何肯悅詖辭而釋微言就僻行而盩大道乎是棄縞紵而求裋褐之類也非人情矣嗟乎四大假合也百年旦暮也神之未窮茫茫安託適百里而不得其所託則皇皇焉浩劫之適何翅百里七趣紛還所託靡定狃百年之得喪而輕浩劫之流浪可不謂大哀耶故濟我於一時者不及濟我於一世者也俾我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我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我於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

何姑未敢論受果登地第能泛瀾覺海少溉餘潤則契
根根塵塵靡不周徧法界不獨可以窮神亦可以窮形
色之原矣於是纏蓋不能縻陰陽不能控倐兮其翔泊
兮其集得固如也喪亦如也未游焉者不獨喪之為喪
既游焉者不獨得之為得念念滅盡而非斷古今不異
而非常畢化沙界而壹無事默然宴坐而萬行嚴往來
生死未嘗生死出入淨穢初無淨穢豈將來而後證審
於今而不誣是以究曠刼於剎那拔九類於半偈莫尚

如來之教矣密藏㓜于二上人以南北二藏皆梵筴流通不易思刻方冊廣其流通拯溺之慈甚盛諸龍象敷美其事盡矣予特恐世之誕佛者或沮之遂書此以輔韋馱氏之跋折羅杵云

荆州天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　瞿汝稷

唐初荆南有二寺一名天皇寺一名天王寺其住持二人皆名道悟居城西天王寺者嗣馬祖其法嗣為龍潭信信後為德山鑒自德山一棒如雲如雨至今鼎州香

火之盛甲於天下而不知辯香尚當屬之今西城天王寺也其居城東天皇寺者嗣石頭其法嗣為慧真文賁幽閒即今城東護國寺是也傳燈録不深考乃以天王天皇合為一寺二道悟合為一人而以龍潭德山為天皇道悟之脈謬矣今城西天王寺久矣不存而屹然獨峙惟天皇寺耳昔盛今衰可慨也哉袁子曰人知釋之福儒而不知儒之能庇釋也茲寺之在梁也張僧繇畫十哲於壁人頗疑之及魏人滅法毀教江南諸刹無得

免者寺竟以先哲免難此儒能庇釋之明驗也今寺漸荒落法堂前草深一丈去天皇道悟時光景遠矣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氏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拓致撥草瞻風諸龍象者亦惟誦法孔子諸賢是賴則儒之能庇釋也不信然哉若夫佛之庇儒與庇一切有情大恩難報鴻毛丘山予不復言之矣

告除錢文通公生祠文 羅虞臣

公邑之大夫而先朝之重臣也其後生不能為公諱短

又說有司撤公祠毀公像某罪也雖然昔朱元晦移文除秦檜之祠君子以為義舉蓋痛奸臣之盜名而愍士論之理鬱也某著公倭行自效於為公忠臣之義然後請謝階下聽待公誅某嘗讀祭法有曰法施於民祠之以死勤事祠之以勞定國祠之能禦大災捍大患祠之先王之制所以繫民思也故未有無功而民思民不思而祠也是故古之祠定以民今之祠定以官古之民直今之民諛公於五者有一於是乎祠公者定於官乎抑

定於民乎其民而訣者乎何者公在正統時為翰林檢討媚事閹者王振振敗公以善佞得免及景皇帝立廢皇太子為沂王而立己子公為東宮官嘿嘿未能正言從而慫恿之由是得留事憲太子後睿皇帝復辟首以易儲之怨欲罪公黨公雅為權臣石亨所喜遂得不治於是改公尚寶少卿亡何公以夤緣復轉侍讀學士是時大臣互植私黨以相傾公又附事高少保穀求薦入閣以茍邀一時之富貴後為陳廬陵循所阻遂銜之終

身公又與閹者王忱舒良相結納甚厚初景皇帝欲詔
取兩翰林官教諸小閹黄賜等讀書王舒共謀引公先
示公以意公不悟曰幸無見屬王舒乃命内閣舉吕倪
二侍講不逾月二侍講俱陞學士被賞賚甚饒公始大
悔則語人曰業我得之乃為兩人所奪天順初公又用
石亨薦為會試同考官公所取中進士許起石浚皆用
事大臣子弟物議沸騰故京師謡曰錢溥春秋欠主張
又曰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

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是謡今京師人猶能傳誦此則公之立朝大畧也公坐法謫吾邑吾少時猶及聞父老道公政指皆曰公天子近臣爲諸司優禮是時民風尚厚獄訟簡鮮公以此取名吏治公故與韓巡撫雍善韓推轂於上公又倚用鄉豪通闗說鄉豪鼓煽於下轉相稱譽雨米之頌猛虎渡河之謡皆諸豪以獻諛公故公生祠建於在邑之日其祭田捨自一家之私此則公之政事大略也公好交遊雖擯處下邑歲輒通書賄京師

故人由是被詔徵還復為學士尋陞南京吏部侍郎言官張海劾公謂今天變頻仍皆溥貪穢所致劾公繼續公不得已始乞休致公又私屬權閹汪直求璽書縣傳而歸於是詔晉公階吏部尚書致仕而勑書中多美語人謂皆直之力此則公之出處大略也公鄉所出紅雲布極縠曼而人未有知也公益市以賄遺諸權貴自是宮閹輩爭貴重之遂為織造歲例郡縣吏至京師持為餽信斂求日蹙民用益之而莫不嗟怨公作俑公家又

饒富大治田園第宅令其子為權利橫於華亭華亭人語及公爭唾駡不休此則公之居鄉大略也公學術無所於見獨與安南王諸書為世士大夫傳誦今觀書中所論不過爭宴坐之位次著辭郤之微節非有關於國家之大計而變消其篡奪之邪心此則公之文章大略也然則公之為人豈孔子所謂鄙夫非耶夫鄙夫以事君固位挾宮宦之助以莅下行貪結上官之譽此古今奸臣之智也公未見任用獨賴先皇之明而縣論尚有

父老遂使上不能播惡於朝下不能盜名於邑此豈非
國家之福而吾縣士大夫之利哉然而為公亦幸矣

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黄道周

壬午冬十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欲再
入大滌從諸友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已三
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崕髀為重創又從九江瘧作
移疾過西林秋深氣凉血枯脈滯不復能臨眺如常時
而朝命甦蘇敦趣就道業自京口拜疏冀得仁覆假之

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麗澤之求有墓木拱號之願向平損益業悟死生次公車帷奚殊朝夕而猶未謝嚶鳴遠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屏居中屠因之興嘆也人生幾何安棲靡定叔子魂魄滯於龍山當陽名勲刋於峴首幸遺正則絶縢於蛟龍幷謝長沙遣臆於鵩鳥即當歸設特羊誓誡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兆域之未絶若建炎之事李公再召於朝中紹熙餘年朱翁重趨於講席非衰德所敢祈亦遜謝所未逮也

嗚呼知足不辱柱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誠集鷟之林潰鳥逸棲輸載之轅騫犢泣策毛羽之倫猶尚如此而況於人乎周筋骨疎脆既無忠定干櫓之能學業迂荒又少文公博約之致過江着脚八字不張剖臟見肝三言就服舉幡太學非必萬人掛劍馬前僅差信宿當堯舜之世倖免共驩值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諸輩厲其血章元定諸賢畱其臯比雖欲旋吉建西徘徊歛水瀹茗丹竈之旁息魂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

鷹有言有虛名於海內者以求退固為難王輔嗣亦云躡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乘不當之位欲飾病顙以躋天閑雕夏簋而祈霖雨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雖使蒙求揣其難任矣嗚呼以兩先生之才之德而時遇差池業不工於説盤功不齊於伊呂況無兩先生之德之才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譙鼓所以鳴辜小狐之所竊笑也於時冰腹已堅陰晷且絀違思松菊愁如調饑願想懸霤邈如河漢諸友之公車已動故

山之丙舍仍荒何繇再親灑掃考此景鐘信宿山阿聞
茲默誨乎何義兆送不肖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
生并不使桐老嚴陵訾吾濡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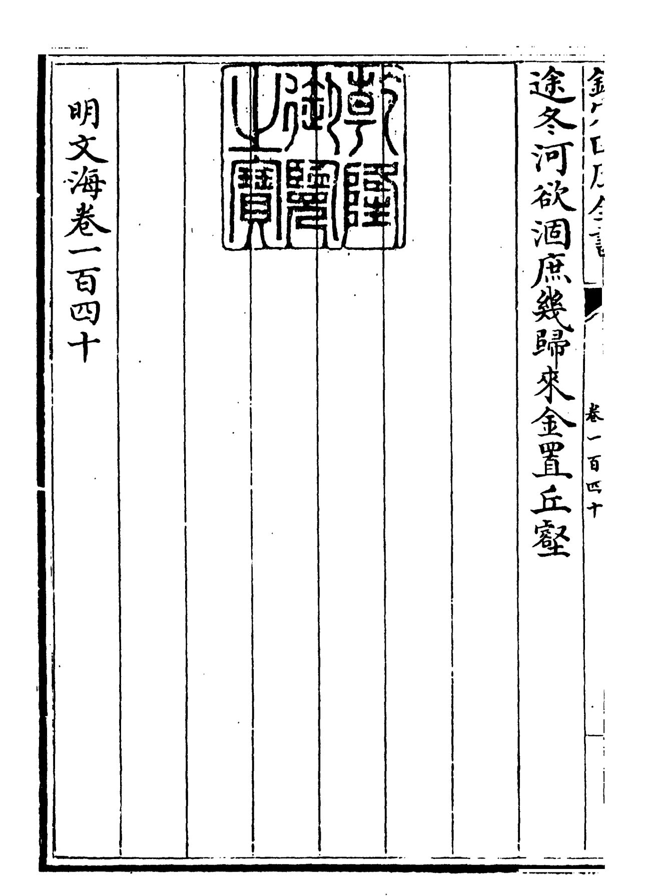
載龍渦剪石往寒河文 譚元春

崇禎五年十月鵠灣人譚子元春過襄之宜城縣門人
輩擁高肩輿至漣泗洪尋石於所謂龍渦者得一石高
可五尺掘其根又得一尺烟雨既深歲月無聊空中多
竅獨秀沙隈且巖壑四周奇非一面青白雜出色非一

碧予所見太湖靈壁諸石竒勝猶將兄之也因思致之寒河人皆難之曰吾宜城人愛是石者多矣咸力致之而義不出山君何為獨能於是屈氏兩門人奮然出幢指千許為牽挽移上歸航舁石行十五里犯朔風越嶺度墟如趙景興之往歸嵇公也石重航不任又具一舟載之予既飛書報襄太守唐公司理江公令尹李公將以是月晦日載至園居而予復貰酒脯楮香出漢津古河渡口先送之歸因為詞曰丈幸歸我與羣石别羣石不

知安其頑劣我有林園萬竹百花丈姑先往遠赴汝家
家有雙鶴見丈必舞鳴於峰巒丈為鶴主我有萬卷與
酒逢迎攜讀丈側丈為同盟丈往登峄暫蹲門裡待我
西歸位置遷徙靜察神思淵淵有在敢混草木以致嗔
怪主人可依老當不俗寧似米顛袍笏相辱丈生渦中
素有奇名爭輦致之丈終不行有大力人怒而致子十
牛千夫汗憊欲死胡我來兹宛如舊識昇人騰踴有趾
無力愧我精誠格不至此既謝山靈又托江水慎汝前

途冬河欲涸庶幾歸來金置丘壑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